

三月去北京看玉兰花

思行杂记

□王齐君

十几年前正月初七,和鲁院同学在车站广场道别后,从通口返回站里,特意走进天井看玉兰树。也许那天暖和得早,抑或天井里无风、温度高,在北方的风只是稍有温和之意,山河还在冰雪覆盖下,北京站天井里的玉兰树,花苞已有待放之势。抬头仰望狭小空间里的玉兰树,满树的花苞安安静静地结在枝头,心里不免充盈起期待,在渴望看到她们盛开时的美丽端庄中,瞬间感觉,春天已经近在眼前了。

此前的2008年,阳春三月,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7号(鲁迅文学院)并不宽敞的院子里,玉兰树也结满了花苞。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玉兰树。春风浩荡,怡园里结着一树花苞的玉兰树,特别引人注目。随着天气一天天转暖,赶在晴好的日子,在微醺慵懒的气息中,怡园里的玉兰花,纷纷露出令人惊叹不已的容颜。

玉兰花绽放时,没有树叶遮挡,挺立在枝头上的一朵朵硕大的花,一览无余。

阳光挥洒而下,一树白亮的玉兰花,圣洁如雪,静默在微微的春风中。紫色的玉兰花,谈不上多么艳丽,同样给人一种不张扬,安静低调的祥和感。硕大的玉兰花绽开在高高的枝头上,有着超凡脱俗的气质。每一朵绽放在高高枝头上的玉兰花,都像睿智的思想者。面对一树玉兰花,不管一树盛大的洁白,还是一树优雅的淡紫,人都会在花朵的映衬下,在仰起脸之际,内心随之安静下来。

玉兰花的美,不是张扬的妖娆,而是静心怡气的安静。

2014年深秋,在现代文学馆路45号(新鲁院)院子里,偶然间发现,墙边落光了叶子的树,在沉默中结着一些类似花苞的东西。时光逼近初冬,万物萧条,是什么神奇的树,要在渐冷的氛围中,开出花朵呢?说来确有几分神奇,11月中旬,地坛里的银杏树在人们的关注下,早早奉献出一树绚烂的金黄后,所有金黄的叶子转眼已经落铺到秋风阵阵扫过的地上,期待中,文学馆路45号院子里的几棵银杏树,叶子却始终不肯演变成一树壮观的金黄,其中临近街边的一棵,11月下旬离开时,还是一副绿黄相间的模样。

黄昏将近,光线有些暗淡,再次抬头打量树上那些犹如一枚枚瓜子大小的花苞,突然想起北京站天井里,正月里已经露出一树花蕾的玉兰树,猛然意识到,墙边的树,枝丫上那些瓜子般大小的东西,是待到明年春天开放的玉兰花的花蕾。多么惊奇,玉兰花在绽放之前的秋天,就在默默孕育花朵了。因为早早开始孕育,历经寒冬,玉兰花才会在款款春风中,和煦的阳光下,开得那么从容、沉静,犹如睿智的思想者,表现出豁达的胸怀。

对于树木,我喜欢在春天仰望眺望结在高大杨树上、被人们所忽视的褐色杨花。喜欢秋天时,面对银杏树的绚烂金黄。有一年盛夏,到韶关南雄珠玑古巷,被一棵高大繁茂、异常壮观的榕树深深吸引,以榕树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那棵于我难得一见的榕树就此留在了记忆中。我在家里养了月季、茶花、木槿、紫梅,还有君子兰、兰花、朱顶红,每一类多年生草本花卉,都是好几个品种。木本的花,尤其南方花卉,想在干燥寒冷的北方养好,开出美丽的花朵,于我何其不易。可我还是渴望能拥有一个小院,建个花房,栽上爱慕不已的玉兰花。我想在北方的天地间,看着白色和紫色的玉兰,在秋天结蕾,在寒冬里一天一天孕育长大,在万物萌动的春光中,献出一树祥和的花朵。

假如赶在春天到北京,不妨留意一下街道边的玉兰花。当然,我更希望在春风中走进鲁院,去看多年前我所看到的那些很小的玉兰花蕾,是不是已然绽放在高高的枝头上?

玉兰花,是人生记忆中无法泯灭的一种美。虽然没有触摸过玉兰花,没亲闻它的芬芳,而它的素雅之美,还是会让我在春天的某些时刻,分明从徐徐的春风中,闻到了它们所散发出来的丝丝缕缕的淡雅之香。



情海微澜

看花人

□王小微

三月,春寒尚在料峭,看花的人,就从四面八方赶往净月潭了。没有花,许多人其实还是要去净月潭的。他们去那里,徒步,散心,打发自己闲散的时光。现在,可以去看花了,似乎去净月潭就有了更充足的理由,可以更加理直气壮了。

北方的三月,有时还会飘起细雪。这样的日子,能够去大自然里看一种盛开的花,简直有几分神圣和不可思议。连花儿都开了,它们就开在那里。那么,去看看岂止是应该,简直是必须得去拜访一下了。

想到可爱的“花儿”,人的心里简直都要溢出了“蜜”。再走出家门,怀揣着花的甜蜜,人的脸上也洋溢着喜悦,还有迷离的浅笑与深深的梦幻。

梦着梦着,就真的踏入这园中了。

苍松翠柏,鸟鸣啾啾。一面是柏油马路,黑色带子一样在园里环绕;一面,就是木栈道了,轻盈灵巧,云深不知处。

步行的同伴和我,当然选择木栈道。这栈道,让人联想到古驿路,想到梨花似雪。现在,当然只有古铜色的松干和它纷披的枝叶相陪了。然而这也无妨。可以把这些树想象成卫士,笔直,威严,倒也别有一番肃穆的气象。

然而,花在哪里呢?

那花儿并不好找。同伴说,凡来看花的人,都是打听好了花的方位,然后开着车来,再用GPS定位,终于才能找到。哦。难道是仙花吗?如此难得一见。

花儿自开,原本也不是想给谁看的吧?是人多情,非要翻山越岭,寻它出来。

走着,聊着,似乎把寻花的事忘了。忽而之间,迎面匆匆而来一位女士,一手拎着相机,一手拿着午餐的糕点,问我们要不要去赏花。她知道花的地址,只是要前行,再前行,然后离开木栈道,下到底下的山坡上去。

“我一个人,有点害怕。想找你们做伴呢!”

呵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看来,我们与花的缘分到了。

同伴还是不甘心,追问她,你真的知道花的地址吗?别咱们跑了冤枉路。女士言之凿凿,昨天就去了呢!但是昨天天气不好啊!没有拍成。今天我拿了好相机,老天又作美。

执着又痴心。很有可能,她是那花儿派来的,给我们引路的使者。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也是那花儿派给她的,是她的使者。

使者引路,结伴同行,一路絮絮。她退休了,退休以后,闲在家里无事,这园子便成了她常来的去处。别看她现在步履如飞,刚退下来的日子,简直快要生了一场病呢!现在好了,这偌大的园子,只需买一张车票,就成了自己家的花园了。

木栈道上,脚步匆匆。急行。到了有三棵树立在一起的地方,她说就到了。

果然,山坡下面,隐约传来人声。早到的看花人,竟已觅得了那花儿的芳踪。

扶着树枝,踩着枯叶,我们也下得坡去。

终于见到那花,冰凌花。

好小小好小的花。从落叶里,从冰雪上,它们钻了出来。单独一枝也好,三五成群也罢,就那样在冰雪上盛放着。

雪凉,冰冷。细看那花茎,柔嫩地充盈着绿液,仿若婴儿的血管,让人不忍触碰。如此娇柔的嫩茎,何以能亭亭而傲然地立于冰雪中呢?

那一小片一小片的冰雪,待化未化。阳光下,它们晶莹的颗粒肆意地闪烁着幽幽寒意。然而,那里也如同一方小舞台,洁白,肃穆,衬托得那花儿更加冰清玉洁了。一阵风过,那花儿,简直就像在圣洁的舞台上,欢笑,欢叫,跳着一曲又一曲舞蹈。

拇指甲那么大点儿的花朵,惹来了众人怜爱的目光。人们蹲下身来,却被那耀眼的金黄晃痛了眼。一蓬蓬密密实实的花瓣儿,从柔嫩的蕊茎中生发开来,环绕成盏盏金色的酒杯。每一盏,都亮亮的,迎着灿烂的太阳。难怪它又叫金盏花呢!它们长出来,就挺起腰身,热情地举起酒杯。太阳也是醉了?它温柔地,把自己的光线倾倒在每一盏酒杯金盏里,再酿成一腔心事。

花的心事,谁能懂?

百年千年,就在这山坡上寂寞地开。残雪未尽,它们就盛装登场。待到雪化冰融,山花次第开放,它们就隐而不见了。

冰凌花的生命,好像只有这短短的一月。

然而,盛放在深山,竟也引得人们纷至沓来。寻花,赏花,不惜路途遥远,不惜艰辛跋涉。花呢,终于也不负人之美意,缤纷摇曳,一展芳姿。

“汝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便知此花不在汝之心外。”在《传习录》里,明朝的大思想家王阳明如此解说花与人的因缘。

想来也是。我与这一朵,你与那一朵。花与人,人与人,都是最美的遇见吧?

年年赏此花,年年常相忆。而今,都市里的人们,怕是每年都要赶赴一场与花的约会了。

天寒地冻的日子,盼花,念花。花儿开了,春天真的就到了。

能做看花人,何其幸哉!



香椿春美

□袁福珍

深情地吃

生长在北方的我,格外喜爱春天,是春风把冰雪的冬送走,让我和煦的春光中吃着美美爽爽的香椿芽,红亮可口。在我们北方,没有香椿树,因而我对香椿、对椿树、对椿之美意,十二分地欣赏,更有些怡情呢!看了春光四射春风即将翠绿吉林大地,我便从餐桌上的香椿芽想起了椿之静美。

月夜飞椿树,春风花草香。如果没有椿树绿色、紫色及红艳艳的点缀,那神州之春天定然就少了很多的趣味和神韵了,也少了诗人很多的笔力和浪漫抒情。因为,香椿树从叶绿到红到叶子沙沙作响,它占尽春风,明丽春天,也让你尽享椿树香溢的芳菲。

初春时节,这种落叶乔木椿树,便先醒先动。一棵棵嫩嫩的叶芽翠翠地涌动着鲜活的生命,流淌的血液里气息扑面而来。它们悄悄地爬上树梢,独占梢头,迎春欢愉疯长。在江南,不论是在辽远的田埂,还是在高高的山岗,你总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在安徽在九华山,远远看去,枝干魁梧而挺拔,不是白杨胜似白杨!枝头红艳似一团火,燃烧引路。你若走到树前,近距离观赏感知它的魅力,你一定会被它的气震撼并为之倾倒;那一种玉树临风,那一身风流倜傥,那一份的清香光鲜、亮丽可人,真可谓是一“树香椿半人仙!”这便是椿树给人的视觉味觉之美。

椿树的形体比较俊俏,貌美如花,如同阳光一样灿烂。十年树木,香椿便由着深红色的躯干散发油亮的光泽,叶子零散地分开,紫红而鲜嫩,新宠而养眼,柔韧中暗含一种心无旁骛、昂首傲然、坦荡自信的情怀。尽管,初春的香椿树并不枝繁叶茂,然而它的叶子却十分地明艳张扬惹眼。高高的枝丫上突然长出一串叶子,一簇簇一串串,宛如挂在空中的紫云红星,在春风中吟唱起舞,又像飞天喜临的仙子,飞翔于蓝天之中。

香椿香柔馥郁,锦绣飘逸,悠远绵长,这是香椿之气之质。这种香味淡淡的浅浅的绵绵的,却却是从椿树骨子里散发的味道,释逸在旷野空中,流芳一树一岗一湖一山,一生不变。即使是你不懂它,不关注椿树之香的人,也无法拒绝这大自然的一份馈赠!

我一直觉得椿树是不会缺少朋友和玩伴的。但事实上椿树有香,却挚友很少。它俏美的容颜、挺拔的身姿、高扬的枝头,尽管对杨柳桃李、凤蝶鸟雀都有俘获味蕾和芳心的诱惑,但它是高傲的香椿,是清雅的宠儿!它在春风中听琴音被雨润,迎春光送晚霞,沐浴春的气息,并融进了奉献的灵魂了。

香椿可亲可敬可爱,韵味悠长无假。一把紫红的嫩芽放在水里炒一下,端到八旬老母亲眼前,让她尝一尝南方的香椿树摘下的香椿芽,只有初春萌发,这是春的味道,是春的美好!椿芽的味道是清香绵润幽邃的,应时少缺,稀有而珍贵。看到老妈妈细细品味椿芽满足的神态,微笑是对它的肯定赞许,令我感到春意盎然的椿树如林海一般抱着我,我拥有了温暖的春天,感恩报恩的椿之美,浸入我的心田。

香椿树就是这样,它既无柳枝剑叶之柔媚摇曳,也无银杏之蔽蔽繁祉,但它能给人带来春香芬芳,具有真情和天然的神韵。

香椿香郁绵长……

郁达夫散文《故都的秋》写的是故乡北平的秋天,娓娓道来经久不衰。这使我想起了北国的春。

起初,我以为路边那黄色的,一簇簇可爱的迎春花就是早春的报晓;不曾想,我却孤陋寡闻了——在冬末春初,冰雪尚未消融之际,净月潭就有冰凌花冒着严寒,顶着厚厚的泛黄的落叶,破冰而出!然而,那还没有到万物复苏的季节。

在我的记忆里,北方的春,总是来得迟,来得缓;而等你发现她来时,却又是那样的突然,让人猝不及防。

阳春三月,当南方人在朋友圈晒绿叶,晒红花,晒暖洋洋的太阳时,北方还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你瞧,街上的行人全副武装,行色匆匆,就连天气也忽晴忽阴,谁也猜不出恋恋不舍的最后一场冬雪会在哪一天和冬天告别……

冬天,就像一个调皮的男孩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玩跳房子;然而却突然心血来潮,偏偏倒着跳回去……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于是,害羞的春姑娘刚刚从屋后露出点儿头儿来,却又畏手畏脚地缩回去了。

小草刚冒出嫩芽,柳条也轻盈地跳舞;杏树啊,桃树啊,才露含苞,可又见一场雪覆盖了整个世界。刚露出喜悦之色的人们,又有些懊恼。使人想起了那句诗:

白雪却嫌春风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不知不觉,有一天早上,当你打开房门时,忽然心情之一振,哇,整个世界都变了样,仿佛被穿着粉色公主裙的花仙子用魔棒轻轻点过了一样;眼前一片姹紫嫣红,万木葱茏。一抹鹅黄,一株新绿,一簇粉红,还有空气中弥漫着的淡淡的花香,人们都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门,兴致勃勃地投入到这美好而又诗意盎然的世界里!

远处的田野里,农民们星罗棋布地在收拾着去年残存在田地里的枯草,准备开始新一年的耕作;背后的那座山,层林尽染,郁郁葱葱……

北国的春,像一曲风笛,悠扬而又舒缓;像一幅油画,诗意而又深沉;像少女的舞蹈,曼妙而又多姿。

我怎能不爱你呀——这北国之春!

北国之春

□曹丹

好境由人



诗二首

□于德北

雨水

这个春天随风而动
使我很快忘记了冰凌和雪
雨水之后又是怎样
天宇就是一个装满星星的大湖

所有的梦都醒了
它长满了草,绿茵茵一片
只想收集一点露珠
因此被大地之神爱恋

我提着秸秆制成的风灯去车站
照亮绿皮火车的尾巴
我要在汽笛的鼻孔里塞一封信
把容易忘记的爱情变成风景

谁的过去不起涟漪?
况且这美好的春天里
谁也不能破坏这旧日的唱片
把每一段旋律存放在心底

黄昏

把这个透明的提问留给春天
将之书写在郊外的小路上
谁会从这里经过,不带一丝忧伤
用牧童一样的眼神看天空

前边就是森林小站
有许多东西等待认领
用最古老的记忆编成密码
再加上丰富多彩的声音

人人都是失物招领箱
那么永恒,那么宽广
一个音符就可以重生一切
只要你用真诚的意愿打开

不要在夜晚流下泪水
流下来也让它们变成星星
相信春天可以回答这个提问
无论它透明还是朦胧

春天的回响

□孙敬伟

阳光正好 雨水正好
蓝天白云闪着光透着亮
吹来的每一缕和风
呼出的每一口空气
都带着甜丝丝的味道
清澈的爱,无处不在
春天,春天多么美好

摩挲着渐渐复苏的土地
那些叫不上名字的
星星石头花草麦苗
学会了互相欣赏互相赞美
那些素不相识的
蚂蚁蚯蚓蜂蝶燕雀
尝试着彼此喜欢彼此珍惜
亲爱的,沿着你的
鼻翼发梢嘴角微笑
我将找到桃花的秘境
和溪流的私语

春天,春天多么美好
那个离春天最远的人
正心怀感恩奔跑在路上
那个在深山里劈柴的人
已经看到了白桦林的轻轻摇曳
已经听到了松涛的阵阵回响

